論語卷第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朱熹集注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

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

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全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

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謚曰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

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扶音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
位反鑽
祖官反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
夫子之道無窮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教人最切當處聖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窅冥昏默

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顔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事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
故言我之不當有家吕人皆知之不可
欺也而爲有吕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
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乎且予縱不
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吕禮葬死於道路
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吕之不可爲有吕是以陷於行詐罪
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
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
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
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
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賈音嫁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
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

韞藏也賣賈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

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

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
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
自勉
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
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
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
曰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
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
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
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
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
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

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
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
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
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
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
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
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
也其或諭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
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
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
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
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
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言能不忮不求
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
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
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
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
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
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
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指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

於異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非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訓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

思深
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
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
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
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
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
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
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
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
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
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
今分爲
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
能言者恂相
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
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
在故孔子居之其
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遥反下
同便毋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閒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上大夫言侃侃如也侃苦旦反閒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閒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

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紾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
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
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齊音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
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
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
堦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等堦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
解顏怡和說也沒堦下盡堦也趨走
就位[illegible]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
記孔子在
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
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
有循勝平聲蹜
色六反

主謂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
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
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主平衡手
與心齊也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
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
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也

享獻也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有容色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
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
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
齊其間絶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
主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
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緅絳色三升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
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
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麛研奚反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襯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
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則無襞積而
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
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
氏遺書雜記曲禮
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絜其
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

所以交神故致
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美也非謂必欲如是也善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賚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毋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一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

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貨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若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作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知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

范氏曰凡賜食必當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餘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
若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曰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
食故侍食若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
爲君嘗食然不
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
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
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
引大帶
故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邦國之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

載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容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外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

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哉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古閒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第五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注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

於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
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
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
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
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
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
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
道而不與焉故知
十哲世俗論也故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
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以助我望之蓋亞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三妻去聲並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夫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蔺諸市也宜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其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

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若天喪己也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慟矣從去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鬼之道則盡事人之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貢侃侃如也子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樂 閒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豈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懷奪其君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
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
也○范氏曰舟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
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
不能反求諸身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
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
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
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
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資魯之人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
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
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資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未蹈於惡有諸己也由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曰聞斯行之赤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illegible]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毋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耶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

以犯康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
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
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
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特悉其使也○范氏曰古者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
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
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
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使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

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式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
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
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
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
衆頫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
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
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
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

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服單袷之衣
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
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壝
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
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
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
事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所以
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
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
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
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之

夫子蓋許其能
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並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二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使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

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
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
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頤子默識其
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
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
禮之目子曰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
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
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
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
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

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雔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肯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

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外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
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
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
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
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
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
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
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
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
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
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
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
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
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
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

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
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
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
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
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
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
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
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鞟郭反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目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
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
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
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
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
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

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昔迂矣然什
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
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
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益
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

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
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
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
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
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宿怱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
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
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
矣一言而折獄者由信在言前人自
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重出

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重出

之惡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辯之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爲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忿矣樊遲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猶言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

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
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
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
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
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
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
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
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
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
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
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
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
其未喻則必將復問於師又
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
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
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則自辱矣

論語卷第六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